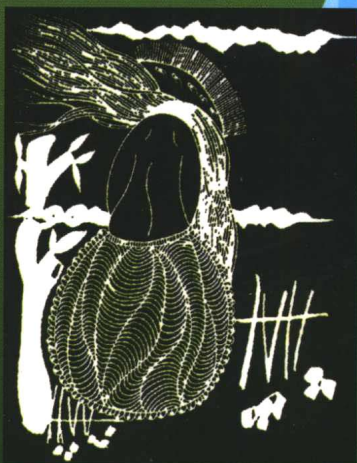


写诗女孩

秦闪云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散文 诗歌 歌词

写诗女孩

秦闪云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诗女孩/秦闪云 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新纪元文丛)

ISBN 7—80170—115—1

I·写… II·秦… III·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746 号

责任编辑:陈德仁

写诗女孩

秦闪云 著

出版发行:当代中国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印 刷: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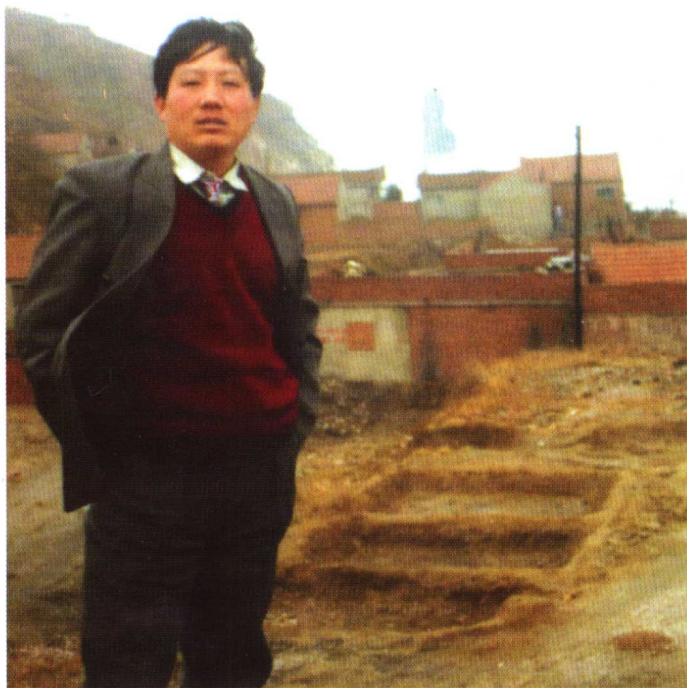
印 张:5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02 年 3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70—115—1/I·1

总 定 价:176 00 元(本册定价:15.80 元)



作 者 近 照



散 文 卷

故乡的雪	(3)
写诗女孩	(6)
单城的目光	(13)
一个诗人献给妻子的赞美词	(17)
家鼠轶事	(20)
月亮朋友故乡酒	(23)
老古董	(26)
春雾	(29)
乡土小品(三篇)	(31)
乡间小草(三篇)	(34)
杜鹃啼熟(外一篇)	(36)
棠梨之死	(38)
班里最丑的女生	(40)

诗 歌 卷

革命风景

巨手	(45)
----------	------

诗友周恩来	(47)
纪念碑	(49)
南泥湾	(50)

乡土情结

在异地看天气预报:家乡有雨	(51)
乡间小草(二首)	(53)
乡间女儿花(组诗)	(56)
鲁西南地瓜	(61)
两种裁缝	(62)
庄稼人与鼠	(63)
负重的老家	(64)
月光下的高粱	(65)
父亲临终和我说土地	(67)
惊蛰	(69)
牧童土墩	(71)
深入乡土	(72)
爹喊一声:儿子,我们夯场去	(73)
夏地瓜	(74)
劳动	(75)
爹·娘	(76)
苦楝树	(77)
回乡记事	(78)
父亲的耙划出祖父的肩胛	(82)
老牛之死	(84)
民间故事	(86)

艺海春秋

梧桐	(88)
读徐悲鸿油画(二首)	(89)
题子禅画(三首)	(91)
题宋聚祥画(二首)	(93)
一只鹰	(95)
汨罗之水	(97)
写诗女孩(七首)	(99)

流光碎影

工厂人物(三首)	(105)
修伞的断臂女孩	(110)
民间竹子	(111)
爸爸的爱	(113)
母亲,别哭了	(115)
书签	(117)
无题	(118)

歌 词 卷

清明时节	(121)
你伤我伤得太深	(123)
要摘就去摘月亮	(124)
班里最丑的女生	(126)
太阳对中国的赞美词	(128)

✧ 写诗女孩

神游济南·····	(130)
山东人·····	(132)
乐天派·····	(134)
真情·····	(136)
人生多遗憾·····	(137)
锄禾日当午·····	(139)
回忆班主任·····	(141)
无题·····	(143)
知己·····	(144)
黑姑娘·····	(145)
西藏三部曲·····	(147)

附：人生亦是一首诗 ····· 王振东(150)

散 文 卷

故 乡 的 雪

我可以毫不掩饰,也绝不卖弄地告诉你,乡村的雪景要比城市的雪景姿色美多了,起码是美得舒坦,美得自然,美得让人放心。那些飘在城市上空或已落在城里的雪们,虽属无辜,却常常为那些高高的烟囱和浮泛的浊水而流泪不止。同是天神的女儿,乡村的雪却要幸运的多。

如果你不怕被雪包围,如果你不怕被白色侵袭,如果你不怕被美陶醉,你就来我的故乡吧!你就来我的故乡看雪景吧!

反正我是遭遇了被我称之为“处女雪”的、鲁西南大平原上的第一场雪,反正我已被她无言的美深深击中。她是在不知不觉中小心翼翼降临的,如天使的梦,羞涩轻盈,若诗若曲。

美得人心疼,简直可以漂白你的灵魂。

依偎在雪的怀里,无论你多大岁数,也是雪的孩子。当她把你的脸蛋吻得发痒而诱发你的童心,就由不得你不撒娇,不在上面打个滚了。但你再狂野,绝不可以玷污了这无与伦比的纯洁,世界上就这么一块圣地了。

好大的一面镜子!简直可以照彻你的魂灵。如果你是一个心灵卑微或心存杂念的人,我劝你最好别来我的故乡看雪,你甚至会感到她真善美的有些残忍。对于她美得毫不造作,你只能捧着无负的心来朝拜。

沐浴在无边的爱情之中,已模糊了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已

没了瞬间和永恒。

你可以称之为冻结的时光或凝固的音乐，但你绝不能用深刻的阳光去照耀她，那样，她单薄易碎的身躯会承受不起，她柔弱童贞的思念会哭泣的。

我不知怎么就飘翔在故乡的上空，做了一番宁静的察视，但我看不到村庄的脸庞。村庄哪去了？人哪去了？牲畜哪去了？房屋和树木早已融进了无垠的大平面里，只有一口闲搁的老水井，才是村庄偶然眨动的眼神，证明庄子还在。

到了田野，也很难找到出奇的躁动，但你别慌把自己想象成这场以寻找春天为主题的童话剧里的主人公。你那一点小秘密，一不小心就会被躲在雪下尖尖的小脑袋窥破，那是幸福的麦苗向你发出的会心微笑，她在提前为春天歌吟。

这些下在地上的白云，简直可以和藏哈达和少母的初乳媲美。

我隐隐听到天籁的声音——曾经死了的还会诞生，曾经光芒的还会消失，曾经沉下的还会浮起，曾经北去的还会南来……怎么越听越象青藏雪原传来的偈语。

你可以有些许的沧桑感，但你没有理由在这白得无理的纸张上涂写什么文章。但你可以去修改张若虚的句子：“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琼玉美煞人。”

故乡的雪，你美得太美，令我孤独，令我伤悲。

回到村庄，我看到家狗们惬意地卷屈在柴垛里，也在静静地凝视着这一色的白，它的眼睛分明在问，怎么就这么白呢？白色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我想，今天它如果看不到麻雀们率先在雪地上写“个”字书法，看样子也不会去亮自己“写意梅

花”的绝技。

我又看见，一棵大树上的鸟窝里拱出了几颗稚嫩的东西，个个顶了一头的雪，俨然“白头翁”的雕塑。我猜想，它们很微弱的呼吸声，能不能启动春天的心脏。

在雪下，我看见一朵花正领着整个春天，在悄悄前进……

写诗女孩

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她十六岁。

相貌不俊,好像还有些丑陋,如一件枯燥的木雕,呆板无神。半黑半黄的头发,显得脏乱,有的还粘在一起,像深秋遭了雨的枯叶。一件粗布花褂,上面沾了星星点点的鸡屎猪食之类。

面黄肌瘦,却透着非同一般的坚强和毅力。

噢,可怜的孩子。你为谁坚强,又为谁而憔悴呢?

她怯弱地递给我一本皱皱巴巴的本子,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分行文字。

我费劲地读完了她的诗集,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一种力量加信念的火焰,在我的精神世界剥剥燃烧。她的烦恼,她的向往,像含在诗句中的盐,腌得心生疼。似乎从那些分行文字中升腾出一种圣洁的气体,即而幻化成一组组蒙太奇,就像一部艺术水准颇高的 MTV,顿时生动了我心灵的目光。

她说,她十三岁就辍学了。

她说,在穷乡僻壤她真不该写诗。

她说,诗神能给她些许的微笑,却解不开结在她爹眉头的愁思,更化不开郁在她瘫痪了十八年的老娘心里的忧虑,更不能给她的三个哥哥换来媳妇。

她说,她只能用自己青春的躯体,给一个哥换来媳妇,却

无法迷恋大她十几岁的丈夫。更赶不走呻在丈夫暴拳下的灰色日子。

写诗女孩真是一首充满泪水的苦诗！

她走后，我对她的生存环境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更多的则是为她在逆境中的执着而感动。她的一首描述自己悲惨家庭的《冬日的家》，使我肝肠寸断，泪流不止地发表在我编辑的小报上。

冬日的家

冬日的家

是断墙边的一堆柴禾

当苦命的雪 躲进暖和的缝隙流泪

有白头翁凌空找食

却直埋怨它的吝啬

堂屋里

坐在一块破砖上给娘熬药的爹

一口一口吹着懒惰的火苗

沉重的叹息和着呛出的泪

掉进沙锅里 却测不出一丝水花

里间地铺上瘫痪的娘

又尿湿了裤子

在猛拽着自己的头发

他爹 你药死我吧
(冬眠了十八年啦,
生我时中风的娘)

写诗女孩,善良的孩子,坚强的孩子,充满信仰的孩子,聆听着你发自内心的呢喃,遥望苍天,心肝断绝。而谁又能是你飞翔的福音呢?我只有想象着,她收到我寄去的样报,幸福地哭着追寻飘逝的祥云……

附信中我鼓励她:写吧,写出自己的心曲,写出对自己的祝福,写出献给自己的情诗……

我果然收到了她的回信。

她说:她为了报答第九位女神的厚爱,她还要写诗。她渴望她的诗,在某一天能插上翅膀,像一只金丝鸟翩然飞出,能衔来包治百病的灵芝草,让她娘重新站起来;她甚至想象能给三个哥哥衔来美丽善良的妻子。

当时,我很为自己的做法而自豪。也许,一点点的启发,能使一个人走向成功;也许,些许的鼓励,能塑造一个勇敢的灵魂。

然而,我错了。

不久又接到了她的一封像是信,又像是诗的东西:“丈夫扔了我的报纸,爹烧了我的诗集,娘收走了我的日记,我的心丢了。我望着天空呼喊——太阳公公,你看到我的心在哪里跳舞吗?月亮叔叔,你听到我的心在哪里唱歌吗?小星星兄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哪里是一个少妇向天空倾诉的心声,分明是一颗童心充满爱的呼唤!

我的灵魂又一次震颤，心又一次流血。

我决定去她家！

这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庄，离县城五十多里地。当我骑了三个多钟头的自行车，大汗淋漓地赶到，正是乡下人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把我引到了她的家。

站在矮墙断壁的柴门边，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我一眼看见她半躺在猪圈栅栏旁边的稀泥里，衣服被撕得凌乱不堪。

她两眼红肿，脸上似有血。一边的泥水里扔着我上一次送她的舒婷的诗集《会唱歌的鸢尾花》。

院中一棵歪歪扭扭的黑槐树下，一个五大三粗满脸横肉的大男人在喝着闷酒。可能就是她的丈夫了。

我向她的丈夫做了自我介绍。然而他头也不抬，像早就预料了我的到来，重重地喝了一大口酒，才闷闷地说：“坐吧！”

坐在哪儿呢？连个马扎都没有。

这时，她已慢慢地站起来，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很痛苦地走到我跟前：“秦老师……”一句话没说完就已泪如雨下……

一会，她同村的老爹赶来了，客套地寒暄了一阵子，给我用沾满了饭垢的粗碗，倒了一大碗水。我却怎么也咽不下去。苦涩溢满心头。

她爹说：“家里太穷了，这孩子还要写啥干湿(诗)的东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端谁的碗，服谁的管……”

我已找不出什么语言来应酬这件事，心中只是反问自己，你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